

兵張承胤與奴酋對敵因奴賊勢衆不能拒
堵將承胤并各將領砍殺落馬全軍覆沒等
因夫大將統領大軍不能當奴酋之鋒以致
大敗極壞則誰復能制奴酋者遼其能保爲
我有乎且聞奴酋此番入犯殺人如麻一切
財物牲畜皆所不取此其志豈在小也哉志
不在小益恐遼之不能爲我有也又據遼撫
所遺臣書謂遼當纍卵之秋非發兵數十萬
餉百餘萬不足抵奴酋之鋒如兵至數十萬
誠不必然而三四萬之兵六七十萬之餉臣
謂斷斷不可少者

皇上聖明洞悉國家今日大勢試問三四萬兵從
何徵調六七十萬餉從何措處卽今兵部馬
價等銀照數給發戶部應發餉銀儘力湊處
亦不過止得二十餘萬耳今奴酋乘勝之後
不知旦暮可解兵而去否卽旦暮解兵以去
不知將來可不秣馬再來否度狡虜情形量
中國物力涓滴之水其又能救燎原之勢否

皇上動謂內帑空虛恡不肯發如果內帑空虛尚
不可使聞于四夷况其近年之積殆不可以
數計卽發六七十萬以救遼急臣意不過太
倉一粒何鄭重至此母乃其以遼棄耶顧思
遼之封疆誰之封疆也遼之赤子誰之赤子
也陷城殺將從來未有如此慘者興言及此
皇上寧不惻然遼破則薊危矣薊危則

陵京震矣遼之中禍所中不獨在遼興言及此
皇上又寧無凜然柰何以錙銖小利而忽

宗社宏謀乎臣竊爲

皇上惑之臣因又嘆遼人之失策也當我兵集撫
順城下明知虜衆我寡非奴酋之敵其一意
堅我營壘以待虜人之自退明也及虜旣退
曾不思虜衆我寡其見我兵而退也畏我乎
誘我乎乃輕躡其歸而重隳其計三路夾攻
殺戮無遺臣蓋覽報未終而涕已沾襟矣嗟
乎前車之覆後車之鑒也大軍沒矣虜志益
驕我氣益怯當收此殘敗之餘守而勿動俟

彼援兵到日相機進勦顧援兵不可一日無
餉則內帑之發不可一日少遲伏惟

聖明俯垂宸覽

○兵部題爲遼事急于燃眉經略猝未能至議請
督臣移駐關東相機調度事項者奴酋猖獗
遼左震驚致厯

皇上東顧之慮

勅臣等會議防禦機宜一切請發糧銀徵調軍馬
及添設經略總兵等項俱蒙報可施行督臣

汪可受誼奮纓冠移駐山海關內則經畫兵
食外則指揮軍旅所以離散西虜連綴北
關計以扞遼安薊者固已不遺餘策矣臣等
會議時亦謂山海爲畿左咽喉督臣正合駐
扎其地可以適中調度更議添設一總兵以
便出關應援蓋所以固門戶重堂奧也適接
御史熊花揭帖內稱聞虜衆薄瀋去遼陽止
數舍盼望援兵不能旦夕俟經略重臣提師
入境非旬月不能至宜速發糧餉咨督臣先

擁數千之衆刻期出關直抵遼陽與新鎮臣
李如栢協力拒守以待經略師至徐圖方略
以規進取而順天撫臣則移駐山海關保定
撫臣移駐易州相爲接應以護守近郊東關
不吃然金湯乎臣展讀一遍更熟計之時有
緩急勢有輕重在平居則薊門咫尺

陵京督臣當鎖鑰之寄于勢爲重在今日則遼陽
迫近奴虜京師有門庭之憂于時爲急督臣
駐扎關內距遼瀋千里戰守機宜變于呼吸
勢難遙制且遼人望救朝不及夕一聞督臣
擁衆出關先聲所播是亦壯其膽氣應急之
着也而順保撫臣移鎮山海易州互爲輔車
復不失唇重之意况山海又移保鎮總兵駐
扎其地牖戶綢繆未嘗不密計慮更長本日
會推宣府巡撫會議諸臣具集

闕下與道臣熊化更端辦問卒無以難其說臣
因而贊決之謹以上聞督臣未奉

明旨不敢擅出山海伏乞

聖明卽勅督臣再擁數千兵馬刻期出關駐扎廣
寧審察東西夷虜緩急之勢相機協力扞禦
更約束諸將務以保境固圉爲事母有輕發
以危遼爲孤注也薊保見在發兵已六千五
百今督臣再挑數千出關內地空虛不無可
慮臣部已移咨順保撫臣分投募召亟補前
額二撫臣殫忠竭智誼不後于督臣自足紓
皇上東顧之念矣

○提督學校監察御史徐養量題爲遼事告急

廟算宜周謹陳一得之愚以禪安攘事切惟奴酋
久蓄逆謀一旦鴟張覆軍殞將遼幾非我有
皇上赫然震怒業已簡用大將控制孤危與夫調
援兵壯士氣遣經略重閫權廷臣協謀

綸音漸沛遼若可恃以無恐矣然而徙薪不早旣
成今日之燎原若復治蠱無方以益將來之
疾疾則一壞何可再壞職請借前箸籌之

皇上試垂聽焉蓋邊堡新破虜勢方張輕與之戰
是以勝予敵謂宜遠斥堠以防奸勤間諜以

分強練卒飽馬蓄精養銳譬之積水俟滿盈
充溢而後乘怒急決之至于排山漂石而未
已是先爲自勝之一法也外侮旣作內固宜
嚴遼與山海相隔僅數十舍起用大將杜松
扼吭而守之是矣然庚戌俺答等部僅以數
千騎至古北口潰牆馳入我師倉皇失措則
自古北口以至獨石喜峰諸口可無虎豹當
關乎督臣宜及此時選銳堅壁緩則星碁相
布而諳師中之紀律急則首尾相應而樹扞
外之藩屏是以主制客之一法也京營十萬
之衆老弱宜汰然法驟行則奪其食而易生
心獨不可令其舉子弟壯者以自代乎乃器
械不備攻守無具火器雜以沙泥甲帽又爲
朽腐獨不可豫繕以除其器精覈而適于用
乎諸營將領偏裨有背相摩豈無智藏九地
勇奮九天如頗牧其人者責在樞督巡視端
精校閱拔其尤而紀錄之一旦有急皆干城
之選矣是又整暇應卒得人則勝之一法也

蘇子瞻曰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人之
卷之三
五

蘇子瞻曰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人之
偉抱自負奇節自樹者多爲宵小所扼而不
得竟其施今在位在野訪有剛心幹旋勁氣
擔當者卽偶蒙訾議亦當賜環推轂量戶兵
二部增用一二侍郎平時協力勸庶務畢
舉迨疆場有倣轉餉經略量能而授刻期而
往則事機不失而敵愾氣雄至于廢將使過
所謂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也
且彼擯棄之久益悔艾前非以思奮勵則劉
綖柴國柱等亦宜起在京營以聽調度是又
儲材于鄧林而梗楠杞梓皆足以充棟梁而
備竿櫓者也若夫運籌帷幄輔臣主之旣入
閣不得稱病率勵臣僚冢臣主之已補牘亟
宜點用言官之摘發欺弊動關國計而慨命
候補考選散館諸臣以廣忠益則仁賢布列
大小相維以奠磐石之安區區奴酋直折箠
使之耳釋此不講而泄泄從事恐天下有大
可患不獨在虜矣職草疏將完意謂

皇上帑金立發可無復請乃濡滯如故豈以五十萬金爲鉅費耶切恐結局期緩數且不敷則目前喫緊孰有先于發帑者職不得不再瀆宸聽以救燃眉也

○河南道監察御史盧謙題爲虜勢可虞時事難測懇乞

聖明臨朝用人以保泰運事職見奴酋叛逆至于占城殺將疆場之事朝夕莫必幸

皇上留心邊警會議有

旨乃會議疏數日方下發帑有

旨而數日來帑未發下說者曰

皇上或恃屢勝之威將謂奴酋雖暴不過如關白如哮茵如楊應龍止耳安所用顧慮哉職雖至愚恐不盡然蓋關白所志者在朝鮮其欲有限且有朝鮮爲中國藩蔽其勢難于越國而來哮拜偶激而起楊應龍窮窮小寇故人之非逃則滅維此奴賊素承女直之強收南關降吾屬酋地廣兵衆異志有年又招中國

奸人爲之謀主又聞勾連西虜與之交訐闖入內地固有機心此其人可與關唘播等同論哉且遼陽去山海關山海關去都門皆不數百里而遙豈若關白隔于朝鮮唘拜遠在寧夏楊應龍越在蜀山數千里外而可易視哉卽朝廷有必勝之靈而臨事不可有易視之念職見今歲風霾屢起近日都城河水盡赤皆從來罕有之事天變如此其異也昨會議時合九卿科道計之僅僅不過數人議經略止得楊鎬輩一二人議總兵止得李如柘劉綎杜松等三四人人人才如此其少也興言至此願母易視之哉今移總制于廣寧移順保二撫于山海關于易州與夫招兵發餉此固援救之長策矣乃職所急望者尤願

皇上以臨朝爲第一事面與閣部諸臣商求碩畫凡有章奏應時批發卽此官府一通便足制勝千里亟行枚卜速補大寮亟用考選留部與候補諸臣庶謀議有人羣策畢集母使濟

濟諸臣徒抱請纓之志不得效其借箸之懷也如遼中之劉國縉繫臣之劉光復長才大節足當一面此時可不亟用乎其他文武諸臣在籍者與夫謫廢者可不簡用乎自天津暨西北諸邊道臣將臣凡有員缺可不速行推補各固藩籬乎乃京營亦當議焉京師重地京營重事也六營管操副將五日分班舉砲布陳假扮賊寇彼冲此擒直戲耳宜

勅下兵部將營將先試其長習何武藝令每營及山東河南中都上班軍士挑選丁壯各任所長教習熟演毋襲往日故套戎政尚書不時閱視孰優孰劣分別殿最以聽

皇上黜陟庶營有干城巍然壯國家之神氣劉縉輩到日可令與其家丁共相爲用各撫按衙門宜督令府州縣招集鄉兵練習武藝而附近州縣尤急至寄養之馬雖臆壯可觀未經騎坐每每啼嚙不可用宜令三十六處各鄉兵騎習庶調兌無泛駕之虞蓋兵與馬相依

爲命所當預習者也九門守城武官鷄衣百
結可當鎖鑰乎設朝暮聲息變異凡百城守
事體可無預計乎此皆固內之說無事時且
當加意而況今日也是在當事者留心耳如
此內固而後救援之氣壯救援有緒而後捷
伐之威伸俟起用諸將齊集之日盡用天下
智勇大發帑金大張捷伐繫奴賊于

闕下總在

皇上臨朝大奮

乾斷也職私憂甚切一得愚見敢以上聞

○吏科署科事給事中張孔教題爲遼左阨危國
勢决裂仰祈

聖明銳然圖新以保封疆以安宗社事職見

皇上久不臨御一切章奏槩從停閣宮府如此其
隔絕也人才如此其蕭條也政事如此其廢
弛也四夷之往來者陽爲貢而陰爲窺蓋中
國爲夷狄所輕久矣頃遼事大敗殞將陷城
督臣議應援而薊保精兵一切調集以爲救

遼之用又設大將以數千勇練暫防山海此夫寇在門庭自不得不舍緩就急慮深根本且將何以居重馭輕也今日之急救遼者非救遼也爲薊也防薊者非爲薊也爲都城也五萬之召募尚屬空談五十萬之內帑未蒙慨發夫餉言百萬在

皇上或以爲多而兵言五萬在職等且以爲少每一兵安家之費以八口計非數金不足以紓其內顧每一兵行糧之費以千五百里計非數金不足以預其芻糧每一兵戰守之費以一年計非二十餘金不足以供其丁馬而賞功之典間諜之需此又當敷其所用未可問其出入者左輔之安危諸夷之順逆惟視此舉成大功者不惜小費

皇上豈有恡焉而諸臣之所祈請僅得發十萬之旨其四十萬者尚戀戀不忍割也異日逆酋不誅順者亦叛封疆不守而都城纍卵內帑之何堵虜且眈眈而視

皇上能無後悔乎此特就遼事論耳至若安危所
注全在人才今九列晨星言路將斷巡方之
使半空監司之官多缺守令貪殘閭里之豪
爲百姓仇而誰其抑之

皇上又若加意恡惜大僚阻抑言官必欲使天下
無以危亾入告而後稱愉快者諸臣今日請
下九卿明日請下科道不但

皇上厭聞而諸臣亦且厭爲故事非痛非癢政如
頑冥殘廢之人藥石無所施鍼砭無所用憂
世者卽欲嘔心極意以自獻亦何從乎往事
之失不能挽矣嗣是以後職願

皇上加意勵精有疏卽報有言卽行恤百姓之苦
念九邊之危大僚盡補科道盡下逸廢盡起
請蠲請賑之疏一槩賜允將振刷強明之氣
夷虜聞而懾心所不長纓繫此逆奴于

闕下職不信也泄泄沓沓循此不更職恐不發
帑不徵兵而遼危而薊危而都城亦危卽發
帑矣徵兵矣而分任無人助勦誰藉

皇上寧能以總攬獨斷之能坐勘變亂乎哉
皇上金甌之天下願

皇上自愛之

皇上瓦解之封疆願

皇上自全之頃天心示儆流水盡赤明有伏屍流血之兆明者見幾圖未然况天與人適相湊合若此而可漫不爲意乎如薊門之倍加戒嚴京營之飭新簡汰內不可使徒餉而無兵外不可使有兵而無餉大小諸臣各勤職掌

夙夜在公當有同舟遇風之心而無彼此相齟之見此則臣子所能自盡者抑職又有說焉守備不設疆臣罪自無辭然昔大師未劔當以戰捷爲功今應援未集當以守定爲功變不宜于張皇慮且期于整暇姑責撫道之後效而任督臣之便宜亦今日一說也此外如駕馭歸順之虜解散逆酋之翼北關義不可忘恩而利不可取自滅勦守之機權督撫諸臣應自謀之非職遙度所能悉也諸惟

聖明裁察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國憂方殷邊餉正匱瀝
措處之難仰祈

聖鑒亟圖長策以濟時艱事項者黠酋計陷孤城
九卿科道官會議請發內帑五十萬稍佐日
前之急昨蒙

聖恩發帑金十萬兩以充軍餉仍命臣部多方措
處無得遲緩致悞軍機凜凜

王言聞之心惕臣立刻率十三司官屬面相質難
務求勝算而躊躇四顧其道無由且先陳匱
乏之源而再圖無患之具可乎臣聞人雖強
壯一指之疹必拂人雖好逸一脉之傷必救
情固有所不能釋也夫人主以天下爲身今
之薊遼固神京之肩臂榮瘁通焉豈忍格焉
外之輕于一指一脉之護惜乎奴酋覆軍殺
將國家二百年未有之慘宜

宸衷獨奮凡簡經略起廢將調南北水軍一一下
廷臣之請矣但國之大事在兵兵之仰給在

餉餉充則神壯而兵以奮餉詘則氣餒而兵以靡臣司餉者也餉至今日匱極矣鎮臣按額而呼至急也應者轉艱臣部欲按時而應至窘也呼者愈頻何內外相違至此臣因反覆而思其始國初充實無論也卽萬曆初年疆場無事太倉罔寺凡積貯總以千百萬計日者倭播諸役賴此耳乃倭播諸役約費一千二百萬有餘以後則四方水旱之變年年慘心撫按災請之疏在在啜泣念餓鬼之未

起徵不得不暫停矣憂道殫之未還逋不得不議蠲矣其餘王封婚禮并珠寶袍服

聖母諸典禮百凡正供何啻千萬而加派增添且逾會議至撫按司道贖罰俱係濟邊正額有員不補動至經年見在者又多以災荒留賑矣夫太倉歲入方四百萬耳而出且浮于入居常已自難支况意外之警不時之需乎臣自四十一年間有薊鎮饑軍之變續復有宣鎮疾呼之憂因條上七事列爲欸目詳哉其

言之蓋欲吹鑿以懲往且期蓄艾而應來耳
然言摻索矣言汰革矣言儲積矣能仰佐太
倉金錢者有幾卽事例奉有

明旨而事例未必應手往已酉庚戌間

皇上軫念邊軍不難自捐內帑而以事例歸併臣
部則臣部匱乏不獨在廷諸臣所共知而我
皇上知已先矣矧在今日乃值饑饉師旅並作宜
皇上俯從諸臣會議之請而有此十萬之給發也
涓滴皆恩固知三軍聞之壺漿動色但臣部

月來劄發遼餉凡上年所欠及今額數半給
已不下二十萬蓋皆那諸鎮之餉權佐遼急
乃諸鎮各在戒嚴臣豈能聽其忍餓束手莫
應乎而多方措處

王言凜于天日敢不夙夜圖維凡已見之所可到
叅酌于科臣之曲算詳思自難後時第所云
措處者非空口之譚而爲到口之餐也又非
果腹可待之時而爲枵腹存亾之候也事有
備則易救患卒起則難支臣計竭矣臣尤所

深慮者往嘉靖庚戌時朝臣玩于邊警匿不以聞北虜入內地一時糗糧不具軍政不修上下交震賴

肅皇帝赫然臨朝九門分置大臣統領將屬人心乃奮虜竟飽去然所損已多嗟何及矣今奴酋之辱國不但虜之薄城也奴酋蓄志有在不但虜之易飽也國耻終難含忍師行緩急未定儻不先具餉而廣募既集兵而始待餉是更生一敵也且寧夏之役甫數月耳約費餉二百萬兩倭之役首尾七年約費餉及地畝米豆等銀共七百八十三萬餘兩播之役未及朞年約費餉及川中湊辦銀共二百萬三千餘兩凡此軍興之需半係揆括外省無碍等銀今揆括殆盡正內外俱竭之秋建夷尤門庭切膚之災近報夷出虜入狡謀尤非前寇之比科臣謂合此內外百萬尚存乎見少者慮及此也萬一瓶罄壘耻不能具蔬糲三軍怒色天下事有不忍言者矣臣一面喃

略另疏奏請先苦于立應之無術而陳其迫切若此

籌遼碩畫卷之三終

籌遼碩畫卷之四

戊午孟夏

○江西道御史李徵儀題為虜警甚急廟算甚緩懇乞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聖明早計防勦以固封疆事伏自撫順失守全軍覆沒遼東西悉已震動誠危急存亡之秋政皇上宵衣旰食之時臣子臥薪嘗膽之日乃衆議遲疑似過于慎重毋亦狃于嘉靖庚戌之役謂何事張皇職竊以為不然庚戌之役王汝

略另疏奏請先苦于立應之無術而陳其迫切若此

籌遼碩畫卷之三終

籌遼碩畫卷之四

戊午孟夏

○江西道御史李徵儀題爲虜警甚急廟算甚緩懇乞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聖明早計防勦以固封疆事伏自撫順失守全軍覆沒遼東西悉已震動誠危急存亡之秋政皇上宵衣旰食之時臣子臥薪嘗膽之日乃衆議遲疑似過于慎重毋亦狃于嘉靖庚戌之役謂何事張皇職竊以爲不然庚戌之役王汝

孝構隙于前逆鸞勾引于後而俺答之欲止
于子女玉幣飽當自去况虜款未定我兵習
戰虜在內地豈敢久停今奴酋席狼詐之資
擅參貂之利招集中國亡命蓄謀于數十年
之久白頭舉事一出而墮我名城殲我大帥
不飽子女玉帛而飽城郭土地其志誠不在
小况我二百五十年太平人不知兵復以積
弱之遼當積強之虜揆之事勢欲其不折而
入于奴不可得也遼危則闖關而西漁陽孤
竹間無名山大川之限掉臂而行孰能禦之
禍且有不忍言者故庚戌之賊雖搶擄于近
郊猶爲疥癬之疾今日之變雖在千里外實
係腹心之憂較庚戌奚啻十倍但夷考當年
肅皇帝嚴旨頻下羣臣章疏流通而外兵之調度
芻餉之議處種種經畫載在方冊

皇上固可覆視絕不類今日人才空虛章疏留中
羣情隔絕諸司鎮靜悄然若無事者說者又
云千兵之行餉以萬計兵集虜去費徒不貲

不得不爲此數米量羹之計而職又竊以爲
不然也黠虜踪跡詭秘其鳴張豕突長驅直
犯固不可知卽或異日乍起乍退多方誤我
亦不可知總之堂堂天朝有覆軍殺將之恥
自當滅此朝食故近地之兵不可不預備數
百萬之餉不可不蚤具兵已備矣餉已具矣
賊如遠遁則問罪之師接踵而東賊尚屯聚
則進可爲蕩平之計退可爲固圍之策如妄
冀虜之未必來也而兵餉不繼恐虜欲無厭
烽燧日逼禦之通衢者漸及于門庭禦之門
庭者漸及于寢室束手無策噬臍何及事且
不知所稅泊矣或又云奴酋勢在呼吸之間
而徵兵在數月之遠鞭雖長不加于馬腹不
知卽有數月之濡遲尚有顧盼可候待之期
不然日復一日旬復一旬悠悠汎汎甲可乙
否所謂議論定而虜騎已過河則宋之已事
可鑒也或又云遼爲一隅之警何至紛紛徵
調頻年饑饉恐激而爲亂職愚以昔年朝鮮

之役未始不動天下之兵何以竭中國之財
力援此區區之屬國哉救朝鮮所以衛遼也
衛遼所以衛京師也豈昔日之遼東不可無
朝鮮之衛而今日之京師乃不必有遼東之
衛耶國家舉事當旁揣其情形之變而預度
其究竟之歸奴酋之當必勦易知也遼兵之
不能勦奴酋而必待于調募易知也以我之
必往待敵之或來則調募于暇豫之時與告
急于倉皇之際其得失利害又易知也慮必
周于事後患始弭于目前如苦兵食之艱習
因循之見袖手旁觀苟且倖免事或中變則
陳堯叟王欽若當年之策而徐瑅復蹈襲于
正統之季卒爲天下萬世笑皆以其策之不
預定耳長城之外引弓之國其受我豢養如
奴酋者皆鱗次櫛比見我之不能大創奴酋
蹈瑕乘隙何所不有則國勢日以弱國威日
以替而朝廷從此多事矣况奴酋狡焉啓疆
之思政勃勃乎其未肯已也頃奉

明旨云其大舉征勦事還着九卿科道官會議具
奏故職恭繹大舉之

明旨瀝陳利害之大端見奴酋不容不勦又不
容易勦之狀若此

皇上試思此何等時耶請事留司馬門不報天下
事可知矣乃閣臣以發內帑請不報復以枚
卜大僚考選諸務請不報樞臣以揀用宿將
請不報各臺省以邊事條陳便宜十無一報
陛下卽不能卑朝宴罷如往時值此羽檄交馳之

際召閣部九卿科道時賜臨問以籌戰守之
宜則邊臣鼓其壯氣塞虜禡其雄心此所謂
戰勝于廟廊之上也先年遇有虜警曾遣京
堂兼憲職駐劄通涿二州以成犄角之勢今
督臣汪可受星馳出關撫臣劉日梧已議移
駐山海矣若黃花鎮古北口等處係

陵寢重地先年虜曾潰入儻遇有事撫臣料理稍
遠調兵援遼守備單弱按關二臣甚爲地方
慮似當于京堂中酌量才望者一二員

賜勅詣各邊口督同道鎮諸臣同心防禦如臺臣
熊廷弼素嫻邊事可卽令回道以俟不次擢
用至部議調募防守亦當刻期赴遼以備不
虞者也邇來沿邊守備員役因太平日久未
盡揀擇間有人地未甚相宜者吏兵二部不
妨從長酌議移之內地另選素有武略者速
爲催補以重戎備至遼東被兵地方今督臣
旣已出關分任不可無人除原役守巡兵備
諸臣照常管事外不妨以督餉監軍紀功各
銜添設道臣以資謀斷凡此皆緊急之要務
所當亟爲料理而愚臣之杞憂又不獨此也
職每恨有宋澶淵之後寇準議不能盡用竟
釀靖康之禍蠢茲小醜卽非金兀之強大類
元昊之狡故是勁敵謀國者須畢舉羣策先
定規模一勝不爲喜一敗不爲懼守此不易
將日見其有可成之功而奴酋之首計日可
懸于闕下慎毋若朝鮮之後議戰議封貢
日齟齬于交戟之下卒之戰與封貢皆成畫

併而幸關白之以內難罷兵也伏乞
陛下垂神省覽亟勅該部酌議施行

○巡按直隸御史潘汝禎題爲薊門逼近神京足
兵亟宜召補并速用昌鎮大將以重

陵寢以固根本事項建酋倡禍城陷師殞遠近震
驚督臣汪可受請于薊永等處共調兵六千
五百名赴山海關應援于遼猶可照應于薊
今該部又議再挑選數千領之出關則去薊
漸遠矣昔之調客兵以入衛者今且移主兵

以離營矣遼以全不設備竟至大敗今日之
薊備于何設內地空虛謀宜萬全京師堂奧
也薊鎮門戶也遼左藩屏也利害呼吸相關
虛實一脉流注遠近緩急均宜預籌蓋薊去
京師甚近僅僅數舍窮一日夜之力可直抵
都門且也平原曠野無高山大川之險可恃
而從遼至薊如石門等處酋由間道以入亦
不過日許是薊鎮一帶近則門戶急則咽喉
其關繫何如重所恃沿邊營路處處防守漁

陽之間撫臣任之畿輔東西督臣轄之聯絡
錯署扼華夷之要而當其衝蓋擁衛

神京任莫重焉今遣調矣又挑選矣伍兩旣缺
老弱徒存儻奴酋詭道乘虛不知薊之爲薊
何以禦之且所可寒心者不獨奴酋也往昔
虜薄都城盤據近地其入也不由古北口以
至獨石喜峰諸口黃花鎮等處乎已往覆轍
不足鑒乎况所可重懲者不獨往事也今石
塘路連報滿旦母子聞遣兵援遼傳調精強

達子乘機入犯將作何勦除誰保其止于竊
擄而已乎承平日久武備廢弛今日之兵增
之未必強梁少減遂成恇怯薊平之間夫亦
自救不暇之時矣反復籌畫終不敢以挑選
出關爲萬全該部旣議檄兩撫臣召補則目
前爲薊設備孰有急于此者隨召募隨訓練
務使強壯可用使虜有叵測各將不得以兵
調爲辭不然于遼希以成救援之功于薊先
已撤門戶而貽堂奧之禍咎將誰歸哉職接

領關務甫旬日遼報一至卽飛檄嚴諭薊永六道將領倍加隄防且不敢拘由昌平謁陵而西舊例一領

勅卽抵薊永沿邊巡視然閱視以兵爲先此閱而彼調舍內而之外儻近地卒有不虞夫將何辭至昌鎮總兵視他鎮尤亟

祖宗立法深維

陵寢之重故以督臣控制又設大將鎮守文武將吏共爲防衛咫尺

皇陵易于居守若督臣遠出矣被議之總兵不能視事昌密之間虛無人矣天壽山靈詎能晏然此時不用大將將安恃哉當亟咨廷議必擇有勇有謀堪任此選者以往昨年之調張承胤不知何故今觀于覆軍之慘用人如此亦當代得失之林矣奈何不速擢用以重鎮托一良將也嗟嗟邊事至此時勢孔亟議餉則計部當速籌處薊昌密永京運未發者悉發未補者悉補時以呼庚癸爲防使軍實充

而士氣壯議將則樞曹當速咨詢有缺則補以官銜無缺則取以聽用急以將爲重使國有干城而師有元戎連日該部所起用有名廢將如劉綎官秉忠柴國柱王國棟俱蒙旨俞允矣張承胤等捐軀賊虜身殉疆場此而不卽爲優恤何以酬往風來麻承恩等以廢將倡義以家丁固守此而不加以褒美何以旌勞鼓衆又據輿論所指廢將如馬林趙夢麟張萬邦等或舊案已定或彈墨方新總之國人皆曰可職敢附聞以俟該部酌用焉

○河南道御史熊化題爲西虜合勢可虞督臣援遼宜急伏乞

聖明嚴飭邊臣決策防勦以固封疆事昨職因撫順之戰全軍覆沒援兵不出鎮城孤危經略猝未能至議先遣督臣將兵出關調度相機鼓舞將士又議將順天保定二撫臣移駐近地以固東關蓋變出創見不得不爲此救急之先着也時因會推集議

闕下而諸臣皆以爲然該部卽據揭題覆奉有
明旨矣按臣初議遼兵新破宜守不宜戰宜守遠
不宜守近必山海關固而後京師無虞必遼
全而後山海關可守試以詰之謀國者遼宜
救乎不宜救乎旣欲救遼督臣宜出乎不宜
出乎督臣旣出宜急乎不宜急乎此問之國
人不煩再計也今爲持重之說者見奴酋尚
屯撫順妄冀其或退而復奉相機進止之
明旨遂欲決緩師之策也然職之憂正謂狡虜按

兵不動謀尤叵測蓋逆酋兵止數萬傷一卒
則減一卒遺一矢則折一矢抗以全遼之力
而援兵繼至其不能長驅無疑也所畏與西
虜合勢則遼必難支不觀開原道臣告急稟
帖乎西虜方會兵十方寺堡治辦攻具則與
逆酋通謀情形已彰今日之計急宜用間謀
牽制西虜使不得合而開鐵其咽喉也防禦
之計務出萬全在遼陽宜宿重兵互相聲援
而後開鐵可守若開鐵破則東西虜合遼事

不可爲矣試問諸臣以上一切相機調度部
署防守李維翰能辨乎不能辨乎呼吸安危
之際能待經略乎不能待經略乎如是而督
臣宜速出乎不宜速出乎此職所謂問之國
人不煩再計者也至相機進止廷議已極周
悉蓋援兵止數千戰不足守有餘必據城乃
可併守必速出乃可入城若虜已圍城則數
千之衆力難決圍而入已出之師義不返旆
而西逡巡坐潰噬臍何及故常議虜圍開原
則宜入守遼陽圍遼陽則宜入守廣寧圍廣
寧則宜入守寧前此衆議相機進止之說也
非逗遛山海關首鼠觀望爲能相機也然待
虜圍遼陽徒守廣寧又于緩急何益今督臣
志切請纓計不反顧而議論煩多疑畏易起
恐遼事去而山海關必不能守山海關危而
京師之禍臣子猶忍言乎至是而督臣之首
不足以膏斧鑕持議者又何以謝督臣也不
觀臺臣李徵儀疏乎異時虜犯大同總兵張

達戰死而督臣郭宗臯廷杖謫戍此先朝故事也今日事端百倍大同而尚無一

嚴旨申飭文武將士又何以激同仇之氣而勵敢死者以忠耶二撫移鎮非職敢輕議也山海關一墻以外逼近甌脫內無扼塞僅倚一爲固可弗備乎故按臣王象恒殊切近憂以經略出塞則當以督臣留鎮職恐經略後時議以督臣出塞則當以二撫移鎮且二撫之移鎮寧欲其身先士卒嬰矢石決背城借一

之策耶督臣出關則近關人心不無震動而修備禦飭保障皆非一二武臣所能任二撫移而人心自固外備必周其不宜緩者以主待客以逸待勞兵家之勝算也所可慮者黃花鎮古北口等處皆當虜衝鞭長莫及則請如李徵儀議于京堂中酌量才望者一二員賜勅詣各邊口督同道將預戒不虞此內備所不能緩者勿謂增一官則增一費而固爲是總總也方漢全盛時烽火達甘泉而棘門壩上

細柳皆以宿將重臣屯兵防禦而虜卒亦未
至豈迂而闇于計耶

皇上方勤宵旰切拊髀謀臣畢智于內戰士力爭
于原而猶懼驛騷惜勞費若居恒無事時反
掌安危誰任其責乎夫職所議者皆應變之
急着也謂不急則于變無濟也使虜果退戢
師出無功乃徐而計職之過慮罪職之張皇
此社稷之福也職之幸也職願受之設全遼
不守東關動搖督撫之遲疑實階之厲自有
任咎者職不敢與聞也伏乞速下

嚴旨命將出師速張撻伐無蹈因循目前僥倖無
事庶于大計有裨矣

○管理山海關主事鄒之易題爲逆酋狂逞屠殺
無忌仰陳末議大伸撻伐以震

皇威以奠東陲事臣日屢接夷情邊報羽檄星馳
及偵探情實始知撫順一帶突遭奴酋殘毒
剪陷我城堡蹂躪我士馬虔劉我子女據吞
我土地我大將軍偏裨將而下及卒伍皆以

血戰就死地不下數萬猶兢兢內視欲窺我
清河垂涎我遼陽齷齪不已今撫順之間僵
屍遍野膏血成川真有痛心疾首而不忍言
者夫奴兒哈赤直女直一部落耳與其弟素
兒哈赤據有甯宮塔哈喇賽之地富饒狡黠
且并其弟卜兒哈赤以兼其衆又并有猛骨
唎羅結扯臣憨兔小反青宰賽等爲聲援納
我遁逃噉我單弱陽爲納款陰蓄異謀幸我
邊臣不欲釁自我開故數年以來藉口北闕
尚所需未發耳今狂逞大肆睥睨猖獗中外
震驚數日以來臣坐不安席寢不貼枕食不
下咽竊料遼左三面頰夷一面臨海環遼而
穴者皆虜也豈但一奴酋假使沿邊諸酋效
尤而動我全遼將若何計者曰必請援兵今
將借之宣大諸邊乎借之真保三輔乎借之
薊密與石燕等十二路乎文移之往來揀選
之審詳糧餉之議處動以經月是假人于越
而救溺子也卽擬徹本鎮兵那東支西稍棟

其半令各堡主兵者應援諸堡官軍獨無信地又慮一旦竊發進之不能退之不可卽勉強持戟以前而餉復不給各軍效命格鬪氣旣不鼓神將安王枵腹而驅之戰必不得之數也法曰將不知兵以卒予敵今紈袴之子肘印而坐市井無賴之人受符往發爲兵食租衣稅不可謂無人固宜中國長技萬倍于虜今之將領平日不習戰大都以退縮爲得計幸乘虜款沽酒擊鮮鳴劔鮮甲而樂帳中

麾下轉相效尤累年以來不修兵具朽戟鈍戈緩急不足爲用金鼓幾于絕響偶令之截殺股慄腕戰面孔殊無生色此尚足稱敵愾乎如神鎗火器放發衝攻更番裝載不留餘剩望敵便發一發無餘敵得以立睹其窮我無以續綴于後真同虛演故事爲虜酋所褻侮也方今時事孔亟矣不速爲定計使奴酋喘定而下清河南去則薳陽危北去則開原危西去則遼陽失遼陽失則廣寧莫支萬一

勾引西北騷然并馳全遼猶爲我鎮哉臣愚
無識慮有一得妄爲當事借箸焉 一曰急
補將領夫總兵叅遊誠諸軍司命也及今不
補而聽其代庖可乎臣謂此有事之秋與居
常大異宜于見任及閒居家中廣羅名將曾
經戰陣能蓄有猛勇與敢死士及智勇兼備
者速推填補促令就任不採虛名不拘資格
則人奮其忠勇智謀死綏死鼓期以成功報
矣昔馬文昇經略哈密里麻悔罪余子俊鎮
守榆林虜人嚙指項忠單騎抵賊滿四就擒
許進領鎮大同瓦刺入貢薛祥佩將印巡邊
圍斬虜騎郭登設攬地飛天網陷城朔北今
豈無若人誠得此輩重任之不爲中制無虞
狡虜矣 一曰急發邊餉雖有金湯非粟不
守今計遼運月糧月止四錢又每遲至數月
不沾實惠揭貸出息又有公私使用之需其
不脫巾而呼已幸矣更望其敢死耶顧值茲
危迫之日其年例之欠兌解發無從至矣罔

寺之馬價數借而補給無日矣言屯而不暇
算籽粒矣議鹽而不暇言開市矣惟借濟一
道可支目前乞行該部查勘當年額數春秋
該銀若干見貯者速爲起解未到者速爲措
處

皇上念全遼之重亦宜多發帑金以佐之蓋士宿
飽則力強壯自相期蓐食秣馬以雪陷害之
憾也 一曰急議救援方今遼兵止八萬有
奇其城堡大小二百七十有九以額兵分守

其中則一堡能幾何總調則諸隘誰守抽撤
則集勢不多時事已不可支矣不得不借力
于邊鎮謂其朝發而暮可及也卽昌密重臣
原屬一體自宜同舟共濟期滅此而後朝食
今乘其驕氣借大兵壓服而圍制之毋俟其
息肩毋待其勾黨或力疲于四應衆苦于屢
勞我以飽食安靜之兵數挑而數撻之蓋竈
添則軍勢益雄力逸而軍氣愈振虜敢與爭
鋒乎夫將領得人而士卒自知用命應援有

備則主兵必且自安兵餉以時不乏則上下
相維而不解如是乃相其機宜審其形勢可
戰則戰可守則守勿妄爲動仍號召遼左及
中外軍民有能投石超距者有能挽強引重
者有能突入無恐者有能習知神火者有能
善用間諜者開大網以收羅之如此期得二
三萬人食以客兵之額糧待以不次之獎舉
主客大兵分爲三路各以大將統之一從廣
順關間道直走寧官塔以搗其巢絕夷之歸
路一從靈陽清河以堵截其前一從遼陽城
或走穆家蒲河或走懿路武靖以橫遏其衝
突列虎蹲大將軍諸火攻于前助以神鎗短
刀于後漸次而前又下

詔于諸邊鎮北則徵金台失白羊骨以爲翼蓋北
關之役我軍生全彼彼受國恩未有不應者
也在靖安堡則召猛骨唃囉以充隊彼懷其
父王台之恨度未有不應者也在三岔兒堡
及仙人洞則召二麻子大真等以爲應彼德

我撫賞未有不應者也以至沿邊諸酋俱
明詔之曰我國家仁恩浩大其市賞賜給未嘗乏
絕彼何人斯故敢暴虐慘毒屠僇盤據與我
爲仇爾衆其爲我協力興問罪之師期于殲
厥渠魁剿滅羣醜且下令曰得酋長魁首者
賞若干得部落首者賞若干

皇威在前厚賞在後必不爲彼所招致而合謀于
我無疑如是則奴酋勢孤其黨將自敗全遼
始可保安無事矣抑臣尤有說焉夫奴酋屯
兵撫順擁衆五萬橫亘四十餘里輕中國爲
無人矯焉無忌橫行莫可誰何者今卽借援
恐非數十餘萬不可李廣號飛將軍其破虜
也以三十萬衆始橫行匈奴中王剪破荆曰
非六十萬不可彼二將者要皆以多勝寡可
落敵人之膽若曰苻堅之衆投鞭斷流謝玄
僅以三千收淝水之捷顧今之將不乏謝玄
其人今之虜非苻堅烏合之衆比又非臣所
敢言也臣愚謏何知在廟堂當事與邊陲重

臣自有妙算然大都奴酋情形揣料不過如此不然優容養亂聽其自退自進媚以撫賞以救目前不但終爲遼左千百年之患而于喪亡諸武臣及數萬生靈之命寃慘將何以發舒華夏之氣雪天地神人共憤哉

○刑科給事中姚若水題爲勦酋決不可已治內必不可疎懇祈

聖明亟用人才併採輿論以圖全勝以雪大恥事臣謹按奴酋本我屬夷久奉約束霑恩澤非他虜比一旦稱兵犯順陷城殞將大逆不道莫此爲甚卽狡酋去來未易遙度而天朝聲罪致討斷斷不容緩已顧攻人必先自治決勝務出萬全可徵倖嘗試苟且結局已乎臣請歷陳之自古未有朝堂乏仁賢而邊疆能奠安者文武壯猷集思廣益所從來矣今日大僚缺乏言路空虛孰爲密勿鎮定運帷幄之籌孰爲師中調度壯將士之膽孰爲贊畫廟謨圖必勝之策孰爲閱視師旅振積玩之

弊昨廷議會推相視錯愕以不得人爲憾設
臨敵分遣何以應之大僚尚可緩補乎候補
考選尚可停閣乎行取留部尚可虛拘乎此
目前最喫緊事舉朝合詞以請者也乃一切
防禦多方勦除通國之論亦有可採擇者
一曰禁兵宜練大營暨各衛軍士不下十餘萬
老弱虛冒固多强健精悍亦復不少當于營
中擇一二副將令其挑選精銳特爲教訓或
不難兼糧以優之庶平居慣習當陣便捷城
守可憑以無恐矣

一曰近地宜防山海薊門去京纔數百里不可
無重兵守禦其間如黃土嶺一片石等處猶
恐乘虛而入當于偏裨中擇二三驍將令各
帶卒伍嚴爲防護或不難偵探以待之庶我
能守彼不能攻 陵京可恃無恐矣

一曰起用宿將酋虜東西交訌所在受敵豈將
領寡弱能勝任而愉快者如杜松劉綎官秉
忠馬林等業經起補尚有原任宣撫總兵王

學書甘肅總兵王允中皆熟知夷情屢立戰
功與債帥迥別且家丁慣戰可佐緩急宜併
起五府僉書以備大將之選可也

一曰召募遼兵內地承平日久民不習兵卽膂
力不乏亦且見戰鬪而股慄遼左東征餘兵
多聚金復海蓋間燒礦爲業皆夙善射騎親
冒矢石與市人自異且久控驟用更覺感奮
宜命將招揀以資衝鋒之用可也

一曰賞格宜懸兵凶戰危談虎色變自非破格
優賞誰肯爲我出死力須明揭榜文有能密
斬酋首者作何爵賞恢拓疆土者作何封拜
無論我衆感非常之遇誓不與賊俱生卽驕
虜脅從中必有聞而甘心者未必非擒斬黥
奴之術也

一曰文法宜寬兵家勝敗決于呼吸必欲牽制
進止恐難悉中機宜莫若予以便宜勢可前
驅何庸逗遛時當觀變不妨持重無論虜情
可從容探聽凡我將領得一意制人不煩內

顧未必非風勵豪傑之術也

一日發登兵據地利以制狂逞自登州趨旅順可竟日而至由旅順抵黃峪島汪家口亦不逾一二日誠移舟師于汪家口與鎮江寬奠兵合可相機而前亦可依險而守酋且腹背受患能復逞兇西犯乎

一日諭屬夷搗虜穴以收全捷朝鮮北關于酋爲世仇此酋猖獗兩國震恐誠遣一介之使諭以大義惕以近憂必各出長技與奴爲難而我以大兵乘之分道夾攻直抵巢穴酋且進退無據能不落魄授首乎凡此八議皆採之衆論叅以一得似可爲邊防而其所深願力請者則無如發內帑語云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似茲大舉非百萬金錢不可頃部寺竭力湊處纔五十萬我

皇上亦止發十萬何以充餉須慨發數十萬足彼支給斯士卒無庚癸之呼有超距之氣以守則固以戰則克不憂酋不殄滅耳儻猶然吝

惜異日財匱師疲大事已去發之庸有及乎
抑臣猶有慮焉近日報酋退撫順三十里
皇上得無易視之乎不知彼蓄志數年與師一旦
豈肯中罷而我以全勝天下受夷戮辱若此
豈有不犁庭掃穴繫頸闕下者哉矧此奴得
志他夷生心疆圉且無寧日若何其以省事
生事也臣謂剿酋必不可已者以此伏乞
聖上大奮乾斷補大僚下科道發帑金仍勅諭樞
部酌議施行遼左幸甚臣愚幸甚

○工科署科事給事中范濟世題爲黠酋謀尚不
測國家計宜萬全敬陳末議以祈

聖裁事竊計建酋受國家豢養之恩二百餘年不
爲不久歲得國家貂參之利金錢數萬不爲
不多二十年來製兵器練人馬招集我中國
亡命之人以爲羽翼謀又不爲不深且毒前
者邊臣閉關却使欲聲罪致討彼便惶懼乞
哀退侵地減貢夷革車價惟我指揮頃又質
子請命矣則酋又似極其恭順毫不敢逆我

顏行者以故人遂謂酋止窺伺北關憚于天
天威尚不敢逞耳今一旦陷我城堡戮我大將
抑何無忌憚至此極也由此言之則前之恭
順我者皆愚我誘我而其志欲有爲也夫爲
謀二十餘年而發于一旦輕背二百年豢養
之恩歲擲數萬金貂參之利與我爲難而今
又僅僅擄撫順而歸也是何發之甚暴而歸
之甚易也彼豈不念天兵之乘其後乎使酋
而愚人也則可若酋非愚人也則其謀尚不
可測而其志亦甚可畏矣語云疾加于小愈
業壞于垂成言有易心也此正將士枕戈待
敵之時未可以易心乘也真使奴酋歸巢無
他志復質子請命我不可不與問罪之師明
矣不待再計矣第前酋之盤據撫順也勢雖
兇然猶爲離山之虎驅之歸巢尚易今酋之
復歸巢穴也憑其險阻如負嵎之虎制其死
命頗難似不得不需以時日耳然無柰宰賽
諸夷又擾我邊關也在他夷犯順可以不慮

惟宰賽則不可不慮在宰賽平時犯順可以不慮惟宰賽此時犯順則不可不慮蓋宰賽
奴酋之壻而數通往來者也萬一我師渡遼
之後朝夕與奴酋從事彼宰賽煽動諸夷出
死力以蹂內地爲奴犄角使我兵腹背受敵
前跋後蹙儻與廝一有不備何以結局豈不
見輕四夷而國家頓乎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爲今之計宜較量彼我之間果我能逐彼使
不近邊上策也恐我兵不能禦之使不深入
中策也亦可坐待不然卽厚撫之使不助逆
下策耳亦可行也外此則無策矣惟有廣招
軍馬多設將領使征酋者不分于備虜備虜
者不使之征酋庶我不至疲于奔命彼不得
合其兇謀蕩平猶可計日耳恐前此三五萬
之說于征酋猶不足何以更言備虜耶然慮
者曰餉不足耳職以爲今日之事惟當計奴
酋當征不當征耳征奴酋惟當計宰賽當備
不當備耳如奴酋當征宰賽當備而以金錢

之故輒以區區零星軍士試敵也無乃失計乎國家度支雖乏內府外府皆我皇上之物臣子于此尚不得自有其身于國家金錢何以更分彼此云况我

皇上英明主也卽愛金錢當不甚于封疆諸臣亦不須過計矣昨撫順報至用兵無兵遣將無將倉皇失措至使君父震驚起經略于廢棄之餘用大帥于數千里之外募健兒皆五合六聚之衆已爲堂堂天朝短氣猶曰變起倉卒今事機已動矣可不長慮却顧復蹈前日之失乎想廟廊應有勝算而職不敢不盡其愚也職無任激切悚息待命之至

○順天巡撫劉曰梧題爲奉

旨移駐薊警頻聞防守宜嚴請命進止事自遼左喪師殞將羽檄紛馳

皇上怒焉東顧屢厯

宣諭臣于本月初三日奉有移駐山海之旨卽日牌行該路修葺公署不日啓行外因念薊